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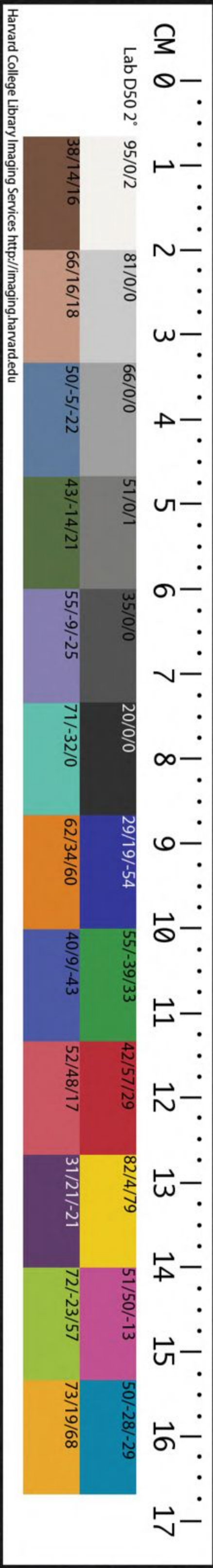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二十一

二十一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印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甲辰

四年 秦甘露二燕幽帝 春正月燕主僑卒太子曄立

初燕主僑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以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僑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鷺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

質實

陽鷺無終人

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輿根伏

誅

綱目卷之二十一

燕人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許為
太傅陽驚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自
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
母后干政俟畢山陵毀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邪
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
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
遭大喪二鄰觀喪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
望且可恐之根又言於可足渾后及燕主暉曰太
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后将從之暉
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託以孤豎發必不肯爾安知
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舊上謀欲還東
恪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與時新遭大喪誅
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
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
懼當安重以鎮之柰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
朝廷之禮統統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
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
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

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
切謂皆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口慕容恪尚在
憂方集覽二鄰謂秦與晉二鄰
大耳集覽國孤廢孤兒寡婦也

三月燕遣慕容垂守秦其王

燕所徵郡國兵去冬集鄰欲遣伐晉以燕主傷病
大悶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擅自散歸
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裕以吳王垂為征南將
軍鎮蠡臺孫希尚領帥騎一萬觀兵河南臨牲而
還境內集覽觀示兵威也

劉劭劉衛辰降秦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春來秋返秦王堅許
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
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點
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

入居塞內
貢獻相尋

秋八月朔日食既

書法

食既大變也漢惠之末五月食既八月而有大喪終

桓温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又藉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與同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真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第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特已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深禮重

竹實

安石謝安衣冠一統志云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居此

中丞高崧嘗戲安曰知高卧東山人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亦將如卿何今絕頂有謝公調馬格白雲明月二亭遺跡又謝靈運嘗於此讀書有石壁精舍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降秦

獨孤部及沒弈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

集覽

獨孤東胡烏桓別部之號也沒

燕李續卒

姓沒名奔干後因以

燕李續卒

太宰恪欲以績為右僕射

請暉曰高機之事皆委之

裁之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平舒縣屬渤海郡東漢屬

後魏改章武郡北齊廢郡

屬瀛州五代改大城縣周

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順

言法歟綱目於晉諸臣卒

則賢也貶之矣

秦甘露三燕建熙二年

是歲涼奉升平之號

春正月劉衛辰叛秦降

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

以燕人圍之

呂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

太宰恪將兵討之護嬰城

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

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

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

復四月涼宋混卒

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

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

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

可也混戒澄曰吾受國大

五月帝崩琅邪王不即位

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

帝崩無嗣皇太后今日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
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
迎入集覽義望情地義謂大義望謂聞望情謂親
即位集覽情地謂位地四者皆莫比琅邪王也

秋七月葬宋平陵質實一統志云宋平陵在○燕拔

野王呂護奔滎陽

九月立皇后王氏

后濛之女也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誅之詔以張玄靚為

涼州刺史西平公

張玄靚殺宋澄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驕淫
極多所刑殺天錫殺之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為
大將軍輔政始奉升
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
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
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
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
實盜賊屏息

呂護復奔燕

哀皇帝隆和元年甘露四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

二升

二月以庾希為徐亮刺史袁直監豫司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
真鎮汝南

拜母貴人周氏為皇太妃

考異

按尊立例曰尊曰尊
某為某此當書尊誤

拜作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丘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呂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之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止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

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
龍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衰實為交
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
之樂除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南
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壹河南運漕
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
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
一擲哉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
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
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
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
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
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七月護退
希等集覽北風之思詩北風其嘒雨雪
亦還集覽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樂餘謂遲
緩也興公孫綽字永嘉不競競疆也懷帝永嘉五
年為劉聰所獲故云永嘉不競也左傳襄十三年

楚書
不競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
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書法

晉書遺生徒秦書臨太學
中國為可愧矣特書于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庾希退屯山陽袁真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

秦甘露五年
建熙四年

燕春三月皇太妃周氏薨

太妃薨于琅邪第帝就第治喪詔會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僕射江彪啓於禮應

服總麻帝猶欲服絳影曰厭屈集覽影通閑反總

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總麻集覽其制三月

記喪服小記曰三月之喪一時也又注見齊武帝

永明五年服絳暮服象歲之一周厭屈私情厭

妾反又於艷反厭降屈抑也胡致堂曰禮曰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

服齊哀不杖葦而反象不孝之譏今哀帝抑制私

情從規諫而就正禮遂服總麻可為後世法矣

質實 江彪陳留圍

書法 書薨何帝毋也綱目自戰國分王外其書

者也不然則帝毋也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

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大臣有書薨者誤也

復五月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迷之子也又以桓超為

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

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際

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

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

頭公皆未易才也
晉實王坦之晉陽人郗超高平
玄安兄齊之子也
人謝玄會稽
人安之姪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
考證自立當

張玄靚廢母郭氏以張天錫與政與大臣謀誅之
事泄天錫皆殺之遂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
時年十六遣司馬
奉章詣建康請命

汝南太守朱斌襲燕許昌克之

二年秦日露八燕建熙五年○春二月燕慕容評略

地河南

甲子

三月大閱戶口今所在土斷

謂之庚戌制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
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機太后復攝政
集覽
斷穀猶言
辟穀也

書法漢殤鄧太后桓梁太后再臨朝皆書猶魏

臨朝者也其不書稱與復何非褚太后意也褚
太后凡三臨朝皆非其意故綱目無譏焉臨朝
若褚太后可矣特
書攝太后謙也

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

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迷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
今子坦之自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
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
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大司馬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
朝政辭不至

六月秦以張天錫為西平公

秋七月大司馬溫城赭圻

燕李洪敗晉兵於懸瓠汝南太守朱斌壽春陳
郡太守宋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袁真等禦之
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

集覽

懸瓠縣名
汝南

詔復徵溫入朝溫至赭圻

詔止之溫遂

集覽

赭圻

日地名也

實實

昌縣西南

赭圻城名在太平府
一十二里晉哀帝召
溫遂築城居於此處梁

溫入朝至赭圻有詔止溫

來為鎮戍土俗至今猶

縣故

書法

城不書必關要而

後書赭圻耳書城何溫

罪之也故相溫擅城

其人者斥大司馬溫

知誥擅營宮城則斥書

六餘知誥秦已皆罪其

秦苻騰謀反伏誅

秦苻騰用公騰秦王生之弟
猶有五入王猛曰不去五
公終必為患堅不從

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

燕陷河南諸城

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鳩皆歸之乃使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臯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遣洛陽陳祐守之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以擊衆摧破燕軍而各揚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各揚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希引兵畧河南

質實

亂沈充吳興人父死於逆

秦平陽公融等降爵為侯

秦王堅命公國各置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姬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

丑乙

為卿堅乃詔有司推以辟召非其人者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非命士不得乘馬工商卑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

集覽

銓衡銓量衡平也所以於此是五公降爵為侯

三年秦建元元無春正月皇后王氏崩

書法

晉后書葬矣此則曷為不書是春帝崩葬安平陵因以合葬矣

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擊走之

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少今許謙盜緝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五不恐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上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以弟欽監荆揚等州軍事

國圖卷二十一

十一

書法 善移鎮書以弟專辭也

三月帝崩琅邪王奔即位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奔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一何而兵弱勿畏也乃攻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曰將宥之將軍慕輿度曰勁雖奇上觀其志度終一不為人用遂殺之恪畧地至嶠通關中大震秦王至慕容筑鎮金墉吳王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為戮雖皆非本情實有贈東陽太守司馬公曰之變山逆之族為忠義

沈勁於四海朝廷嘉勁之忠門可謂能為子矣○恪

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皆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

集覽 破城漢地志弘農有峽縣今陝州弘農之友辟問蔚

穆帝永和十二年慕容恪攻段龕龕之友辟問蔚被創格聞其賢而求之則已死矣是謂不能濟也

質實 一統志云東陽三國吳之郡名治長山縣晉屬揚州劉宋屬東揚州梁改置金華郡陳燕

置經州隋初廢經州改金華郡以地屬吳州尋又置婺州治吳寧縣大初廢州復為東陽郡治金

華縣唐初復為婺州天寶初又改東陽郡乾元初復為婺州五代晉時改為武勝軍宋仍改為婺州

淳化初改軍曰保寧隸浙東路元復置婺州路國朝改為金華府隸浙江道

葬安平陵 **質實** 一統志云安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復四月燕以陽騫為太尉

驚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
驚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
敢違犯其法度者

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代之

秋七月會稽王昱為琅邪王 **考異** 提要會上 **考證** 當作

更立會稽王昱為琅邪王固讓不受○謹按凡例曰

更立曰更立是時昱固讓不受稱會稽王故當補書

固讓不受以著其實昱固讓卒自稱會稽王

立皇后庾氏

后水之也

匈奴曹轂劉衛辰叛秦秦擊降之

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圍成都大司馬溫遣

江夏相朱序救之

勲為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語許意即於坐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蜀圍成都 **質實** 朱序義陽温表序為征討都護以救之

以王彪之為僕射

帝奔太和元年 秦建元二燕建熙七年

書法 帝廢為海西公矣史以海西公書此其書曰帝奔何奔即帝位六年矣不予温之得

丙寅

周書卷之二十一

廢之也然則曷為名之孝武即位十四年而後
海西公以慶書既無帝謚不稱其名則將何稱
此綱目之變例也以為失國名之則過矣
不可稱廢帝乎稱廢帝是予其廢之也

發明

此海西公也何以書帝弁不承統前朝在
也夫帝者有天下之稱太和承統前朝在
位初無失德溫何得而廢之故書帝弁則見不
失為帝之尊而不書海西公則見溫不得而封

之也然則何以名之夫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
帝雖無罪見廢然尊居九五擅一國之名寵賜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尚能為政於天下帝在
位六年固無顯過而德亦茂聞遂使強臣廢之
易於反掌故綱目比之君又以戒人
君不可不自強於善爾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夏五月皇后庾氏崩○朱序及益州刺史周楚擊司

馬勳斬之考異

據上書勳反擊當

質實

周楚尋陽人無之子○

代王什翼犍遣使入貢秦○秋七月葬孝皇后○

秦寇荊州掠萬餘戶而還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劔復上殿

書法

殊禮何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劔復上殿是

殊禮者四惟梁冀
加餘皆潛而已矣
漢高六

燕寇兗州陷魯高平數

質實

一統志云高平地

時屬魯戰國屬宋秦屬
國及任城國地劉宋屬
城隋改為濟北郡唐初
置濟州治野金徙治
元初還治野後陞為

濟寧路而於任城置濟州至正中省齊州而徙路治
任城本朝初改路為府後改府為州以任城縣省
州入屬充 ○南陽督護趙德以宛城叛燕遣趙盤戍之

二年秦建元三年燕春二日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
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之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
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匈奴曹轂遣使如燕

秦王堅聞慕容恪卒以公有圖燕之計命轂發使如
燕以西戎主簿郭辯為副燕司空皇甫真元暎
及從子奮覆皆任秦使至燕謂真曰僕本秦人家
為秦所誅故寄命曹公之貴元常侍及奮覆兄弟並
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
若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

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鑿機識變唯

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

人哉轂守卒秦分其部為二集覽奮覆皆任秦

使其一子分統之號正誤皆任秦○

今按作仕為是

書法也格卒而闕國臣二一於恪卒尤深惜

桓豁攻宛拔之獲趙盤質實桓豁醮國八彘秋九月

以郗愔都督徐亮等州甲事

冬十月秦苻柳雙庾武平兵反秦遣兵討之

秦晉公柳趙公雙與
之徵詣長安柳據蒲
安定反堅遣使論以
位各齧梨以為信皆
從兵安

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辰走之

什翼犍擊衛辰河冰未
冰合然猶未堅乃散
梁兵東以度衛辰不
其部落什六七而還
心兵猝至遂西走什
辰奔秦秦送還朔方
遣兵

之戊

辰戊

三年秦建元四年燕春二日燕以慕容冲為大司馬

初太宰恪有疾以燕
多猜忌謂暉兄樂安
秦常畜進取之志大
人我死之後以親疏
之當在汝及冲汝曾
雖才

識明敏然年必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畧超
世汝曹若推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乎慎
無冒利而忘害又以語
評及恪卒評不能用
慕容垂

秦苻廋以陝城降燕

秦魏公廋以陝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燕范陽
王德以為苻氏骨肉垂離按誠請援是天以秦賜
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
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經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
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
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
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
等智畧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廋遺垂及
真賤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又矣今不
乘機取之恐異日有庸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
富於春秋太傅識

度豈能
集覽
吳越之
事春秋
吳伐越
敗

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與越平後越伐吳吳王夫差請成於越范蠡曰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今天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遂滅吳甬東之梅越滅吳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吳王曰悔不用伍子胥之言遂自剄死賈逵曰甬東越地會稽為章縣東海中洲也曰國語云甬東越地會稽為章縣東海中洲也案勾章今明州鄞縣是也

質實

越一統志云甬東古之郡名史記越滅吳欲置吳王於甬東即此

三月朔日食○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斬之

斬常作誅

冬燕罷蔭戶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悅縮請罷蔭戶盡還郡縣

主韓從之使縮專治其事糾擿姦伏集覽糾擿伏糾彈

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舉胡憇怒集覽伏謂隱伏之事皆糾彈而擿發之擿究之人

十二月秦拔陝城斬苻康考異前年書柳雙庾武舉

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長安秦王堅問之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

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

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

加大司馬溫殊禮考異據凡例當書大司

位在諸侯王上書法殊禮何位諸侯王上也奔操皆書位諸侯

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

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王上此其止書法

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

宰衛位諸侯王上至操則以魏公操進位諸侯
王上書是自進矣溫雖累稱殊禮而善曰加大
司馬溫蓋命猶上出也又愈於操矣
終綱自書殊禮十詳漢書延平元年

世亦稱臣於秦秦以為南秦州刺史

四年秦建元五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

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

壽春叛降于燕

桓溫請與徐亮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
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
真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
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毀之更請

愔歲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

并領已所統溫大喜即以愔為會稽內史而自領

徐亮夏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

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

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野三百里引清水入河難

引舟自清入河船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

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

危道也不若舉眾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遠碣

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
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
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
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斬及秋冬水更溢滯北土早
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
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屬逆戰
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
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犍和龍吳王垂曰臣請
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象五萬請
拒溫垂表申亂封孚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嵩請

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
伐我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昔
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温舉山東進屯洛
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
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温温退燕亦病矣然
如騎二萬以救燕封乎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
曰以温聲勢似能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
晋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晋之朝臣未必皆與之
心必將乘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眾怯於應
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消遙中流不出赴
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温稟愆懸情見執屈不
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温使袁真攻醴梁開
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
李邽帥兵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
鋒與晋兵遇宙曰晋人輕剽怯於船敵勇於乘
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宙帥伏擊之
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晋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晋兵

勢

死者甚衆温戰數不利糧儲備竭又聞秦兵將至
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擊
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以追之吳王垂曰温
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
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
八千騎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
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
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
譙又破之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
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伏表血罪狀朝廷不報遂
據壽春集覽金鄉兗州縣即漢山陽郡東緡縣也
叛降燕晉置金鄉郡鉅野注見漢獻帝興平也
二年引汝會于清漢地志汝水出南山南流經沛
東南至新蔡入淮清水源出南山南流經沛至彭
城經呂梁南入淮正義曰清源在淮安州淮陰縣
北二十里軸音軸盧漢善其船多前船後相
軸船後施軸處艦船頭刺權其言其船多前船後
斷不絕說文云漢律名船方以爲軸其船多前船後

也和龍晉成帝時燕築城於營州柳城之北龍山
之西命曰龍城後穆帝時燕有二龍見於龍山
命所居新宮曰和龍後契丹改和龍城曰黃龍府
注見五代漢高祖晉天福十二年悉羅騰悉羅虜
復姓騰其名也虎牢關名即武牢也在鄭州榮陽
縣周穆王獵鄭圃七萃之士高奔戎捕虎生獻之
天子命為押養於東虞因名其地曰虎牢見穆天
子傳括地志云河南成皋縣故虎牢也山陽揚州
域晉分廣陵置山陽郡隋置且楚州宋為淮安軍括
地志云楚州山陽縣本漢射食夜反
質實之弟一統志云金鄉後漢之縣名屬山陽郡
以山為名晉屬高平國唐於縣置金州尋廢以縣
屬兗州五代周屬濟州宋金仍舊元屬濟寧路本
朝因之改屬兗州府清水名即清河在淮安府
清河縣治西即泗水之下流也源自泰安州徐
州流至邳州東境曰直河西境曰沙河又南下至
縣西北二汜河口分為大小二清河達于淮虎牢

周之關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漢置成
於此隋復為虎牢關唐改為武牢關歷代系經
守本朝改為古嶠關置巡檢司在馬東縣名
即古之昨國周公別子昨伯於此春秋時為南燕
國漢置南燕縣屬東郡晉為慕容德據之置東燕
縣隋始改為許城縣屬滑州唐置許州及許置南
桑縣後州發省南燕入昨城宋元仍舊本朝因
之改屬南陳附東澗水名在河南府盧氏縣北源
出於嶺流八城中折為衆渠灌漑蔬圃東南流入
于洛山陽古地名漢為臨淮郡射陽縣地東漢屬
廣陵郡晉末立山陽郡以境內有地曰山陽故名
南燕仍為射陽縣地屬臨淮郡隋置山陽縣為楚
州治宋置淮安軍縣亦改名淮安元初以馬羅軍
寨置山陽縣後以淮安縣省入本朝因之為淮
安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止枋頭之政孫盛春秋嘗直筆書之矣此其
不利何存中國也開復之舉綱目此其

綱目卷之二十一

予之書曰不利而
還不以外加內也
發明 溫之此舉天敗奔還所喪
存中國之義終不以書不判者
且為後人經畧之勸也其旨深矣
王師之體

燕遣郝叟梁琛如秦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叟梁琛相繼如秦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叟梁琛相繼如秦
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於東方之事
欲自託頗世其實琛至長安秦王
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
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
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
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
曰桓溫闕我王畧燕危秦孤是以
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
使臣是卑燕也豈簡好之義乎夫
天子以四海為

寡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
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
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
至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
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奔
使典客館琛於齊舍琛曰昔諸葛
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
所不敢也亦數問琛東事琛曰兄
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
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
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
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
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
頃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
縣屬京兆府海縣海為四海之內
國名曰赤縣神州容與楚辭聊道
東賦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
而安豫也子虛賦翱翔容與郭璞
云容與言自得

集覽

東賦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容與言自得

雅或云閑
舒散貌

冬十一月蘇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遷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
 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
 告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安樂王臧餘無能為矣
 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為也寧避之
 於外耳世子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日禍發
 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
 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感寤得還幸之大者
 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
 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請畋於大陸因微
 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
 告狀魚主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世子
 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及令寶
 農桑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

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
 迎執手曰天生賢桀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
 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
 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
 事若之忠不亦美乎堅復凌今及楷之才皆厚禮
 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
 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已惟誠納之
 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惟誠納之
 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
 祭琛歸言於評曰秦人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
 不曰明而今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
 曰明而今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
 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集覽
 大陸澤名在順德
 澤在知鹿郡爾雅晉有大陸郭璞以為此澤是正
 義曰大陸澤今實農
 每鹿澤今實農
 洛楷建六人名

同...
 府一統志云大陸澤名在順德
 鹿縣西北五里一名廣

阿一名鉅鹿一名大麓中有菱蓮
魚蟹之類又有鹹泉可煮為鹽

秦遣使如燕

秦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
越言誣而視遠乃觀譽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
示之以奢益為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病歸特大
后侵擾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宜精擇守宰併
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
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景
謂晉之桓溫
秦之王猛也

書法

垂出而闕國者至矣綱
目聯書之所以戒也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日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
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
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
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略

發明

方書慕容垂奔秦即書秦遣王猛等伐燕
蓋秦又有謀燕之心所忘者垂爾今既去
其所忌則何憚而不發然則一七止百萬之師
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燕有才不能用棄
以資敵雖欲
不亡得乎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煩如
之度廣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泌書監孫盛作晉
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
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戶事其子遷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
有執度子孫雖班白侍之愈峻至是諸子流泣

願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
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
遼東人與見本集覽訪頭誠為失利穆帝末和五
不同途內存之
利而

庚午

五年秦建元六燕建熙十一年是春正月慕容令

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道
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
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
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
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此
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
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
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

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
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
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姓之沙城司馬公曰敵國
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
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
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為
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者
如嫉其寵而譏之者豈
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燕慕容臧將兵拒秦王猛擊走之

燕樂安王臧自新樂進屯茱陽猛遣梁成鄧羌擊
走之留羗鎮金塘以桓寅代羗戍陝城而還秦王
堅以猛為司徒每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
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
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美遂哀司徒尚書之命
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遂哀司徒尚書之命

實 縣一統志云新樂古城名本漢河內郡獲嘉州及二
屬衛州宋熙寧中省人汲縣元祐初復置
置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南輝府

二月袁真死子瑾代領其眾燕秦皆遣兵助之夏四

月大司馬溫遣兵擊破之考異據四年書袁真叛

書法 袁氏書叛今此其不書討何真之叛溫激
尚不書討而書攻拒溫激袁

氏之叛則溫不書討而書擊

五月慕容令襲燕龍成不克而死

今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譙戍士數千
人皆厚撫之帥以東襲威德城據之諸戍皆應將
襲龍城弟麟以告令集覽沙城在龍城
出走遂為其下所殺集覽東北六百里

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秦王猛送猛於霸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
破壺關乎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
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胡勿
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
風掃葉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速集覽星發猶星
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謂克燕之後徙鮮卑於
義部置鮮卑之所謂分安置鮮卑之處所於
關中也但令有司部安置鮮卑之處所於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秦克壺關

王猛攻壺關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
萬以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
風降附燕人大震申胤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
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

之復建不集覽越得歲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
 過一紀年史星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杜預曰此年歲在
 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
 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索隱曰
 天官古云歲行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紀星物
 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十二歲而星一曰紀
 正義曰歲星東方木之精蒼帝之象也漢天文志
 歲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福德星一曰
 出於有道德之國索隱曰德星即歲星歲星所在其
 國有福故曰福德

大司馬温敗袁瑾于壽春遂圍之

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

敗之遂圍鄴

秦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
 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遂入晉陽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
 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固請
 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
 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
 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評為
 人貪鄙鄧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
 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
 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
 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
 主暉懼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
 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
 錢帛散之軍士日趣使戰評大懼請戰猛陳於渭
 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
 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
 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進猛望燕兵不亦美乎
 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不亦美乎

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
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
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
帳中與張虺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
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無兵大敗俘斬
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單騎
走還鄯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
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此三
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抄其所長若馴猛虎
○馭悍馬以成大功采封采非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原
以祭之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軍星言
嚴鼓師古曰戒嚴而擊鼓也景畧王猛自種其字
系對系菲詩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須也

集覽

菲葱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
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特并
棄其棄葑葑容反蔓菁也郭璞云今葑菜也菲妃
鬼反爾雅葑葑也郭以為土瓜復見太原王句絕
太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恪古之遺愛謂慕容恪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正**
誤嚴鼓集覽戒嚴而擊鼓 **質實**一統志云唯臨洮
有渭源縣乃後魏所置屬渭州本漢之首陽縣唐
陷于吐蕃宋收復置渭源及慶平通谷三堡屬熙
州金仍舊元陞渭源堡為縣而慶平通谷隸馬
本朝因之屬臨洮府愚私臆之晉陽之去渭源路
程不應又遠東晉之於後魏朝代又且後先所以
不敢指實故錄此以備考之慕容玄恭吳王恪之
字表

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王猛為冀州牧都

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
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燕主寤與慕容評等犇
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庶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愠
色高弼密言曰今雖國家便覆安知其不為興運
之始邪宜恢江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
成九仞之功柰何以一怒貽之垂悅從之暉既出
城衛士皆散惟將軍孟高扶持極其勤瘁所在遇
盜轉鬪而前與將軍艾朗俱死於賊暉失馬步走
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詣堅堅詰其
不降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
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暉稱高朗之忠
於堅堅命厚加歛葬拜其子為郎中評犇高句麗
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
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
評之敗也暉疑梁琛知秦謀收繫獄至是堅召暉
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

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
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
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殉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
危身擇去就顧家國巨鮮知之尚不忍為况非
所及邪堅聞悅結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
鎮鄴悉以評第中之物賜之守令有闕令以便宜
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
申紹與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勸省風俗
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
不便於民者**集覽**孤死者丘記檀弓上太公封於
皆變除之**集覽**營丘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子曰樂
生焉不忍離也比及五世皆反葬於齊君子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
丘首仁也鄭玄曰狐以穴丘而生正首丘也首手
又反朱申曰狐以穴丘而生亦不忍背丘而死不
忘思也淮南子曰鳥飛逐故鄉免死窟窟死首丘
楚辭九章哀郢篇鳥飛逐故鄉免死窟窟死首丘

庵朱氏集註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狐以
者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繡衣使者漢百官
表有繡衣在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注云
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發明

劉石符姚均之夷狄也然堅能用猛師行
有紀故伐燕之舉不見其斬艾屠戮之慘

異乎他虜所為是以書入晉陽此書入鄴詞
皆不費而燕已舉矣滅一大國易若反手如猛
所謂使六州上庶不覺易主者蓋真實語也而
堅之後多有反側不安者此
堅之所以獨盛於五胡也

十二月秦遷故燕主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

秦主堅遷慕容暐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
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
吏猛曰人心不同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
弊參軍馮詡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

幾為先詠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
笑秦封韓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
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
乎恨吾老不及見耳初燕以宜都王桓將兵為評
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時遼東已降秦秦追桓
擊而殺之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
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推翼謂曰兄方以才
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
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
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抗禮有才器但
浪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年

秦建元七年 **考異** 提要帝下注
是字按歲年

宋

例君名注曰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則此當大書是
字然改元例曰凡中歲改元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
正而注所改於下據此年十一月桓溫廢帝奔立簡
文則此當大書六年分注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

年而明年歲首大書太
宗簡文皇帝咸安二年

歲實帝奕太和六年也十一月相温構誣辭察帝立

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今諸本於歲首即去太和之

年大書簡文之號則是於帝奔在位之日已追廢之

矣通鑑舊文以後為正者欲從簡便耳凡例曰漢建

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通鑑於是年

之首即書黃初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之義所害

尤大今當正之夫以太和咸安而不正則是遂桓温

之非傷人倫之教豈立言之本意哉故當改書六年

於歲首而分註簡文春正月大司馬温拔壽春獲袁瑾

文謚年於其下云

斬之考異作斬當

袁瑾求救於秦秦遣將軍王璽張蚝帥步騎二萬

救之温遣桓伊等擊璽蚝於石橋大破之遂拔壽

春擒瑾送質實石橋有二處一在滁州全椒縣東

建康斬之質實北下通舟楫今名積玉橋一在和

州含山縣治南上有觀音閣今名觀音橋
按此二處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焉

秦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

涼州張天錫稱藩于秦

秦王聖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
石者為審於疆弱也今秦之威旁振無外關東既
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天錫
大懼遣使稱藩堅拜天錫涼州刺史西平公

吐谷渾入貢于秦

吐谷渾王辟奚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
秦以為強川侯辟奚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
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與司馬乞宿雲收殺之
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
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汝自治之吾餘年殘命寄
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

國之事委之將佐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集覽

南尸存尸主也尸存猶言尸位

正誤

尸存

代世子寔卒

初代將長孫斤謀執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郡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

秦伐仇池克之執揚纂以歸

秦以鄧羌為鎮軍將軍

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比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集覽**董牧皇畿爾雅曰董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集覽**督正也牧養也猶言牧伯**質實**廉李謂戰國趙之良將廉頗李牧也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

秦王堅至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又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何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曷獵誠非急務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

晉書卷三十一 晉書卷三十一

入即位

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掩歎曰男
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樹士社稷能知
人貴賤溫問之吳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
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
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鄒超曰足以及枋
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
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
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詎乃揚言帝早
有痿疾變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
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詣建康輿褚太
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太
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
此有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百
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命
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
彩毅然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乘犢車

出神虎門付御史將軍交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
昱即帝位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
廢立本意帝引見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
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之表免
其官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逼新蔡王昱自列與
晞及殷浩之子消及使蘊弟倩柔等謀反收付廷
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
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溫固請帝手詔曰若晉
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昭徙新安免晞為庶人消情
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
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
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
枋頭不能思愆自敗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
集覽 惠反
床第易詎謂淫亂之作色於父溫之謂矣
側里反郭璞云第床板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郭伯

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鷄之賁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國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杜預曰鷄之賁賁刺其君淫亂故趙孟云林第之言不當踰門限也與床第之義全不相著愚案廢帝本紀曰林第易詎乃言帝為關則痿疾正類漢膠西王陰痿之疾膠西于王端景帝子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正義曰痿委危反不能御婦人見史記五宗世家未亡人左傳注婦人既寡自稱曰未亡人自列陳也情柔度蓋三弟名自說自為飾說

正誤

書法

發明

書法 書入書廢書即即位 累朝廢之氣燄可見矣 霍光之忠亦皆先著其 帝立會稽王易若折枝亦不見羣臣有抗拒立 異死斥之人何哉溫又專大權晉朝在其掌握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天子特擁虛器故立談之頃視置君如芥 無少齟齬其間者使溫是時因而改物則亦何 難之有書法若此所以戒有國者不可不 謹其微而敬履霜之漸爾於溫乎何誅

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 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溫威震內外帝 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 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 侍郎郗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 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 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 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 因誅更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 露襟帝美風儀善容止聖心典籍疑塵滿席湛如 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心 謝安以為惠帝之 流但清談差勝耳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

堂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
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昌邑故事漢昭帝崩迎昌邑王即帝位有罪被發
歸于昌邑太微端門天官書衛太微三光之庭南
四星執法中端門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
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其外藩九卿也南
二星間
於端門

甲子
二年秦建元
考證
當書太宗簡文皇
春二月秦以慕

容評為范陽太守

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公評燕之惡來革也
不宜復汗聖朝願為燕戮之堅乃出之范陽司馬
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
也秦王堅不以評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
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
於人而人莫之思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

名不遂容身無所
由不得其道故也
惡來革秦本紀蜚廉生子
也以其知惡來革即惡來也又讀楚辭惜誓篇梅

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文公集註云
來謂惡來與革皆紂之佞臣如此則惡來革自是

兩入正疑史記之誤及觀劉鼎全史提綱乃曰惡
來名革蜚廉長子也此說卻與史記相符史

炤通鑑釋文惡音哀都反孫奕示兒編亦云

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
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
成一藝者
罷遣還民

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

苻融為冀州牧

綱目卷二十一

秋七月

考證

簡文有疾召太子昌明為皇太子○謹按

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帝崩王彪之正色謂曰天子崩太子代立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弟冲書曰道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想之謝安所集覽王丞相謂王導

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益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為政好新竒責苛察治中別駕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數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恨不用紹言登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

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益曰昔魯僖公次
泮宮發頌齊宣王以慶下秦聲今陽平公開建學
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果
子猛曰是吾過也秦王堅召見問以高子伯豈陽
平所宜更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高子伯豈陽
對曰給本在得人不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
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矣
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固請遷州許之
宮發頌詩泮水頌齊僖公能備泮宮也泮宮注見
漢平帝元始四年次櫻下垂聲史記田敬仲完世
家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
駟接予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洽
而議是以櫻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劉向別錄
曰齊有櫻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櫻下春秋
言子如齊盟于櫻門即此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
系水左右有講堂舊陸蓋因測系水故曰櫻門古
興櫻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櫻
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亦異說也

質實

子伯高
泰表

發明 堅之任猛如此方盡其才而桓温乃以重
且温既知江東無猛之比當戰攻分裂之世乃
不能羅而致之棄以資敵何哉然猛才畧出温
之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秦能用猛而晉不
能用温故猛功業傑出而温終為跋扈之臣此
又係乎君臣遇合與否爾猛是時輔相符秦兵
疆國富境內大治温與之對局不能自反方且
廢立亂朝甘處不韙之域其不及猛多矣綱目
止書猛受任之重而佐秦之烈固已隱然在中
宜乎後人謂為符堅之管仲也

冬十月葬高平陵

質實 一統志云高平陵在
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三吳大旱饑

質實

張九韶曰三吳謂東吳蘇
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也

列宗孝武皇帝寧康元年

九年

春二月大司馬温

晉書

卷五

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
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
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
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
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郝超卧帳下聽其
言風動帳問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
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
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發明 晉大司馬溫來朝初無異詞而其兇威震
也吁可畏也哉

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溫疾篤親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
之故緩其事伊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
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起
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冲
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溫以世
子熙才弱使冲領其眾溫卒熙及弟濟謀殺冲冲
徙之長沙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
封南郡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
望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决冲
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
子之從

書法 綱目卒蜀漢及晉諸臣無不書姓者此其
大司馬溫一何割之也自蜀漢及晉卒不書姓者

發明 桓溫之卒既書其官乃不書其爵又削其
人而已矣

綱目卷二十一 晉書

懿一以無道行之則亦何難之有惟溫尚能指
其輕重寓諸書法之間予之而不盡予故止言
其官賦之而不盡賦故僅去其爵至於名而不
氏又以著其強大之實若莽卓然不問可知
其為溫也意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
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
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
從其言彪之與其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
所不能決者以諾

王公無不立決

集覽 崇德太后康
帝褚后也
漢馮后也
鄧太后桓梁太
書法 太后於是三臨朝則書猶魏馮胡唐武氏再臨梁
則書復於是三臨朝而綱目書之如桓辭惟無
意於擅朝也凡書臨朝譏也惟緒太后無議焉

秦寇梁益陷之

再書
義同

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
帥卒三萬出劔門以寇梁益州刺史楊亮拒之
戰敗彤遂拔漢中徐成亦克劔門楊安進攻梓潼
太守周曉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彤
而獲之曉遂降十一月秦取二州邛笮夜郎皆附
之秦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王
統鎮仇池堅欲以周曉為尚書郎曉曰蒙晉厚恩
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
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
為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
與此何如曉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
天朝秦人以曉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覽 交 反 虛 覽 集

以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

彗星見

彗星出于尾箕長卜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
見及冬不喊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
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
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
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
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
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
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
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
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
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向諫慕容容垂夫人得幸
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
驚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
政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書法

於是出尾箕掃東井燕滅秦之兆明矣

當有警懼之心云耳

發明

是變如此秦太史言燕秦興滅之由他時
皆驗然欲使之誅殺以應之則非矣且堅

之亡非在於不殺鮮卑而在於窮精不已此則
非秦太史之所能知也夫是時宇縣瓜分綱目書
彗見而不書分野正欲夫人知敬畏省
之實無徒流於天象之所屬而異其心也

甲辰二年

秦建元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亮等州軍事

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
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安不能從又嘗與王勳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
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耕食

亥乙

二年 秦建元 夏五月 徐兗都督 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卒謚曰獻

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出桓冲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猛親為祈郊廟柱石分遣侍臣編... 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歎夫... 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狀惟陛下追... 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西元我之... 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比飲三臨哭者太子宏曰天不使五平一六合... 邪何奪吾景之遠也葬之如建靈光致事謚曰

八月立皇后王氏

后諱之

後漢之

九月以徐鏡為中書舍人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講爰為制捕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秦辨樂之後好為詩章六詞益雜應時收歛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識之學

秦王堅語曰新喪貧無百司或末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備文以稱武侯雅旨其禮崇儒敬禁老莊圖識之學紀者棄而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毅之識學遂絕書法者壯圖識堅可謂外所尚矣綱目於符氏

有取焉此類是也然終以圖識何哉書法之終綱目言禁圖識四詳書心實禁老莊則一已

大元元年 秦建元十二年是歲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

歸政

書法 諸太后三臨朝凡再書歸政矣皆以帝冠太后喪相梁太后上書歸政下書復歸制首高武氏大異矣綱目書太后歸政四推諸氏無

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秦遣侍臣分巡郡縣

秦王堅下詔曰性得遂拒常謂帝王易為自承
違世鬚髮半白今天下統無丞相
遣侍臣分赴郡縣問民疾苦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

張天錫降秦

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熱世子大康而立嬰
之子大康人情憤怨秦王堅以天錫臣道不純
將軍苟長熙等將兵臨河尚書郎闕負梁蒙
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履殊至姑
錫會官屬謀之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
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莫大焉且河西天險若悉
不獲也天錫懼決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新使
謂負疾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厭天
錫怒殺之其母嚴氏泣口秦主橫制天下兵不

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既抗衡又
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
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又遣掌據帥眾三萬軍于
洪池苟長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據兵敗就
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遂至姑臧天錫面
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秦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
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
第於長安至則居之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桓沖
聞秦攻涼州遣兵分道集覽橫制橫胡盲反墳曰
撓秦以救涼不克而罷以威勢相脅曰橫兵
不留行漢書武帝攻匈奴警猶以疆弩
射潰離也必不留行矣注言無所礙也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
王公以下口餘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

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考異殺當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遣行寔公洛

鄧羌朱彤等討擊之衛辰為鄒導代王什翼

健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

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

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

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

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亂珪母賀氏以

珪走依賀納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

具以對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

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

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

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

讎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

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

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

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

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

周備不以廢時易業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

其兄措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比成雲中南守

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

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死人人所覆也

所覆也

書法代弒也秦書討何弒遂之賊夫人得而討

趙書誅寔君弒於代而秦書討

秦建元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朝貢于

秦

丁丑

秦以熊邈為將作長史

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
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器飾以
金銀顏極精巧慕容農弘言於垂曰自王孟之死
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
王宣結納英傑以承天意
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書法

書一將作長史耳何以
書著秦主之驕侈也

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都督

揚豫等州軍事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

事

桓沖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
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
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
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
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
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
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
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
以知之玄鎮廣陵募曉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
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
時號北府兵
集覽 散地猶言開處也散上聲
敵人畏之
一統志云上明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境晉
荊州刺史桓沖自襄陽退屯於此時所築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
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不蔽風

雨是以更營新宮先之莫魏州為儉比之初過江
則為修矣今寇敵方張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
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處之曰凡任天
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室屋為
能邪安不能奪故終集覽蘭臺都坐猶今都堂也孝
彪之世無所營造集覽也都坐猶今都堂也孝
武置檢校御史掌行職
馬外事亦蘭臺之職

臨海太守郗超卒

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
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
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
已晚矣遂皆實時為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東
不復哭既國後東既內徙以其地置回浦縣屬會稽郡又
南郡都尉治此處東漢初改回浦曰章安三國吳

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治臨海縣徙治章安梁
為赤城郡尋廢陳復置章安郡隋罷唐初置海州
尋改曰台州因天台山為名天寶初復改為臨海
郡乾元初復為台州至德初移治始豐陞為德化
軍末仍為台州屬浙東路元改為台州
路本朝因之改為台州府隸浙江道
書法太守卒不書卒超何著愔也綱目卒太
辭守四詳愔建興元皆予之也惟郗超非予

發明超本不足錄而特卒之者著其黨於桓氏
之罪也然則何以書官超慮其父哀愔成
疾故暴其身後之惡以止之
志亦可哀故特憫而存之也

三年秦建元春二月作新宮

秦寇涼州考異一本作夏四月陷南陽

秦寇涼州考異一本作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荀爽石越慕容
 道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
 震既而石越帥驕五千浮筏以濟餘軍不
 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自登城
 攻中以不固帥百餘人及秦兵將至自
 隅以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秦城
 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秦城
 夫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秦城
 欲急攻襄陽苟長曰吾衆十倍於敵
 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
 網中之禽向慮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
 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喬與
 實一統志云天人在襄陽府治西北角
 先受弊傾百餘婢并城中丁於其築城
 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築城賊
 陽人因名
 夫入城

秋七月新宮成

書法

凡宮室書作書成久辭也此僅五月耳
 成何速成也綱目又成書成速成書成
 自蘇峻遷帝石頭宮闕灰燼矣成帝更
 位僖可知至此近六十年改而新之宜
 經始七月告成則孝武可謂知節矣故
 終綱目書宮成四詳漢高十皆譏也惟
 辭

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

彭越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
 將攻淮南為秦劫之勢東西進舟陽
 秦王堅從之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
 月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
 之秦又使章鍾圍魏集覽秣陵即金陵
 興太守吉扼於西城魏集覽秣陵即金

建業晉元帝改丹陽郡此非漢唐之丹陽也漢丹陽治宛陵唐丹陽治京口淮陽國今陳州是

九月秦王堅宴羣臣

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祭頌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冬十月大宛獻馬于秦不受

大宛獻汗血馬于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秦豫州刺史苻重謀反赦就第

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第

呂光畧陽氏人婆樓之子

卯巳四年

秦建元五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

遣使持節... 裁勿復持... 陽堅欲自... 固當傳謀... 秦女遂不... 尚書以伯... 太守丁穆... 為荆州刺... 珠彈之珠... 書法 屈執善辭也力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

秦陷彭城淮陰

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 還保輜重遂帥眾奔文超遂據彭城留徐襄守之

三月詔減省用度

秦人所獲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 淮陰留邵保戍之 集覽 遂丑 正誤 今集覽丑 緒切... 後高祖欲封良三萬戶良曰願封留足矣即此

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 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 事宜停省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秦章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
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於前丁彥遠察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
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頴逃歸得挹臨終
手疏詔贈**集覽**孟威周越字也秦獲其母遂降常
益州刺史**集覽**有不遜之語秦待之彌厚彥遠丁
穆字也被執秦欲**質實**祖冲吉邑
官之穆固辭不受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秦俱難彭超拔盱眙執內史毛瑛之遂圍田洛于
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
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之又
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
橋難超退屯淮南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川復大破
之難超北走漢以自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
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謝
安為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每鎮以和靜其

秦大饑

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
比安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是在晉為三阿唐為下阿徐敬業
屯兵下阿溪魏忌温破之即此
即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城外九
十二里在晉為三阿唐為下阿是也

五年秦建元春秦復以苻重為鎮北大將軍守薊

書法

書復以何譏貳過也謀反而赦赦而復用

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人之辭苻重
鎮北將軍魏肅寶寅西道大都督唐宇文勰勸
農使蜀張裕同平章事唐嚴旭蓬州刺史晉馮
暉朔方節度南唐馮延巳平章事皆譏貳過者
也詳漢文十四

發明 符重既有反逆之罪赦而不誅已為過矣况又委之重任乎故特書復以譏之

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授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優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始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疆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集覽

馴致音

書法

終綱目書作堂三漢靈萬金秦教武武石

天章皆譏也

發明

按分注堅作教武堂朱彤諫之而止今綱目書之則若未嘗止者堅兵強地廣務

不沐方且作堂教武求逞其欲雖有朱彤之諫然其志嚮已不可移持筆書之亦所以見其本志也夫豈過哉

夏四月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擊

之斬重擒洛赦之

考異 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秦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將相而投之西裔於諸君意何如治中平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思息育者十室而九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眾七萬發和龍堅遣將軍寶爵呂光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山五月衛等與戰敗之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

光追斬之幽州悉平堅救洛不誅徒西海郡司馬
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况
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伍於為
逆行險激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
哉

集覽

西裔猶言西夷也裔

書法

言反矣不書討何知有天討者不若是矣

反則赦之不能使人自新可知也斬重當矣復
赦洛焉謂之何哉綱目書曰擒洛赦之譏出虎

於押

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

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
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
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
譚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送丕至灞上丕
所領氏三千戶別其父兄皆勵哭趙整因侍宴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
翼短不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集覽**諸氏正義曰
一旦緩不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集覽**諸氏正義曰
等是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漢地志云武都
白馬氏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
山公或號青氏或號白氏三原今京兆府輝州有
三原縣案輝州古耀州也九峻山谷在馮翊谷口
其地常陰故西京賦云九峻其原一統志云三
泉涸陰恒寒峻本晉時苻秦置三原護軍以其地
漢之池陽餘也晉時苻秦置三原護軍以其地
清鄴原孟侯原白鹿原間故名後魏改為二原縣

屬北地郡後周屬馬湖郡隋屬雍州唐初屬比泉
州後復屬雍州五代唐屬耀州宋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九慶山名在西安
府醴泉縣西北六十二里高六百餘丈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六年秦建元十七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
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諫不從
心所接曰精舍精練行者之所居
師古曰講讀之所亦曰精舍也
精舍釋迦譜云

書法佛自明帝時入中國未有書立佛舍者書
立佛舍譏尚夷教也於內殿益非所矣是

故孝武之立精舍以於內殿書肅宗之置道場
以於三殿書武宗之立望德臺以於禁中書皆

譏之也

譏也

發明佛西域之神也不論有無姑就其本法言
之清虛寂滅者也今內殿何地乃立精舍
於中况又雜引沙門輩居
之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秦○夏六月朔日

食○冬十一月秦寇音陵桓沖擊破之遂拔管城獲

其將閻振吳仲質實

復州治建興縣隋初郡廢以州徙治竟陵尋復舊治
大業初改為沔州及改建興曰沔陽尋改為沔陽郡
唐初又改為復州治竟陵尋移治沔陽天寶初復改
為竟陵郡乾元初復為復州仍治竟陵五代晉改為
竟陵郡漢周俱復舊宋廢復州以景陵隸安州元祐
初復置端平中移治沔陽鎮即今治所元改為復州
路又改為沔陽府領玉沙縣入焉直隸湖廣道○江東
初改為沔陽府併玉沙縣入焉直隸湖廣道○江東

大饑

七年秦建元十八年春三月秦司農符陽侍郎王皮尚書郎

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不為事不在朕及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知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北以皮兄末清修好學擢為幽州刺史

集覽

質實

孟威周虓表字高昌西夷

名國

書法

虓晉臣也降秦不書此何以書罪之也虓不受秦官義也故不書其降以全之至是為尚書郎則秦臣矣始復異謀是二心也於是反書之與符陽等同科守志不終者可以監矣

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于長安

書法

魏徙鍾簀橐駝不書書鑄銅人此徙耳則其書何重勞民也魏嘗欲徙銅人矣重不可致然後更鑄魏不能徙而秦徙之其不卹民甚矣特書罪之

秦以苻融為征南大將軍

謀伐晉也

夏五月幽州蝗

考異

幽上漏 秦字

蝗生廣袤千里秦王堅遣使發民撲除之

秋八月秦以裴元略為巴西梓潼太守

為伐晉故使密具舟師也

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

車師繕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桓沖遣兵伐襄陽

桓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焚踐沔北也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書法

襄陽予秦也於是秦陷襄陽四年矣

冬十月秦會群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露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檀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向險之足恃乎於是群臣各言利害又之斷於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輩羸弱民有畏敵

之心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
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之
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
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
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願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
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足記其臨沒之
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
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
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
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
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違王命豈曰
下神武威如海外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曰復
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王命豈曰復
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
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曰與吾共
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聽之欲取江東寢不能旦
融復諫曰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
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使之堅曰帝王曆數豈

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
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
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
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
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然人諫曰天地之功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
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
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
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
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晉不可伐陛下
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
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出師之
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
之謀主而陛下遠之晉有讒安桓沖而陛下伐之
臣竊惑焉堅曰天_{集覽}三仁去之箕子為之叔子
下大事孺子安知仁馬何晏曰案謂仁者愛人三
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仁者何也案謂仁者愛人三
行本異而乃同橋曰仁者何也案謂仁者愛人三

寧民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極也極之
 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極也極之
 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極也極之
 宋世家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歲鎮二星名居其宿
 民守也斗二十八宿中一宿也斗之分野在江湖
 江湖吳地也漢天文志曰歲星所在之國不可伐
 可以伐人天官書曰鎮星中央土一名地侯歲鎮
 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其所居國吉索隱曰歲星
 所在其國有**質實**景畧王猛表字詩云謀夫孔多
 福故曰福德**質實**是用不集詳見詩小雅小旻篇
 張柱謂張華杜預也曆數謂帝王相繼之次第猶
 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禹濬九江障九澤禹貢九川
 謂弱水黑水河水漢水江水沅水淮水渭水洛水
 也九澤謂大陸雷夏孟豬榮澤大野彭蠡震澤雲
 夢荷澤也

秦大熟

秦劉蘭討蝗不能滅有司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
 災降自天敬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文蘭何罪
 乎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

書法

此天所以驕秦而滅之也故特書之終綱
 目書大有年四有年二大熟一大熟四稔

發明

前書東夷西域六十三國朝貢于秦此書
 秦大熟非羨之也正以著天稔其惡而壽

之使罔於覆亡之
 禍而不自知爾

八年

秦建元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

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
 遣慕容垂來救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
 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表其兄子石
 民領襄陽太守戍夏口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宋英

集覽

一統志云南鄉也南鄉注見穆帝永和十年
梁改為義城縣隋改為穀城縣屬襄州唐宋金元
俱仍舊襄陽府因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

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
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
中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
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良
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重長我之仇讎良
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
以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

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
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賈衝曰王
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於垂
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
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
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
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漕萬艘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頴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
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眾八萬
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
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
與玄圍棊別墅安基常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
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陝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
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
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天
經事少可拒之眾又寡弱天
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

集覽

初

夢天神遣使者未衣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
蓋日授之卒建帝業音相堅承與反田廬遜陝
陵登也遊賈賈司馬昌明言晉武帝姓司馬字昌明
山登高也賈賈王者無戲言晉世家云同成王五
年王與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封若史
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曰天子無戲言
墟曰唐侯謝石陽夏人萬之弟謝奕同縣人安
之子桓伊
譙國人

發明

不曰秦七舉入寇而必曰秦王堅者此行
秦人舉國皆不欲獨堅違眾決意南向是
以綱目特書之
以著堅之罪也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

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
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
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
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
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
為敵今乘諸軍未集且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
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
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敵何謂弱
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水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

綱目卷三十一 晉書武帝 五十二

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輩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勝矣黜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黜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青岡秦兵大敗有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殮豚髀者堅賜之帛辭曰陛下安有子飼其父而危困臣為陛下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復何面目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恃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傲息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

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葉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主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圖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殺齒之折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飄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

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
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
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
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
結草筏以渡堅至長安

集覽 碛石山名在今安豐
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相對淮水經中過山上立二城以防津要故名峽
石山八公山在安豐壽春縣北四里苻堅伐晉望
山上草木皆人形即此是已除州來安縣西南十
二里八公山此乃淮南王安與八公懋石處又無
為軍巢縣西八公山此亦淮南王遇八仙處撫然
撫音武廣韻注失意貌三蒼云怪悞之辭也青岡
在安豐軍去壽春三十里昔為太傅所不容太傅
慕容評也先嘗謀誅慕容垂故垂奔秦風颯早遙
反說文扶

質實 州西北二十五里山名在鳳陽府壽
搖風也

水經其中禹所鑿舊蹟猶存山上嘗立二城以防
津要劉牢之彭城人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西北

二十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晉謝玄禦苻堅
肥水堅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為旌旗狀秦師
敗即此青岡城名在鳳陽府壽州西

書法 殺其大將快辭也前書大熟繼書大舉此
書大破然則恃天

幸者可以鑒矣

發明 晉肥水之捷亦有天幸然綱目歸功謝石
稱職上下輯睦固自有晉雖微弱無釁可乘輕舉

強大屢勝而驕不知晉雖微弱無釁可乘輕舉
妄動傾國南下固自有敗亡之理故雖草木人

形風鶴王師而綱目則書石等大破秦兵不書
秦兵自敗者將使後世以人事為重

而不以天幸為心此書法之深意也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書法 書不受何嘉能讓也入綱目除拜書不受

多矣未有書固讓者書固讓深嘉之也終

綱目書不受十九不拜一

讓還一書固讓者一而已

發明 前書石等大破秦兵歌功茂矣今而進

固其宜也然石等推而弗居出於由衷故

特書固辭不受以美之後世未有能

制敵而冒賞邀功者視此得無愧乎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婿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

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

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

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踈

之忌 **質實** 晉陽人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綱目重取民故謹書之

增稅始此終綱目戶稅書增二是年德宗

建中三增稅錢維稅書增

二建中二文宗太和九

秦呂光攻龜茲

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諸國皆降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

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為秦前將軍從秦王

堅入寇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叛之秦使國

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頽 **集覽**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

合眾至十萬據隴右 **集覽** 人其上世如弗斯驍

勇善騎射諸部推為統主號乞伏可汗傳子至

統司繁為符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於統司繁

亦衛統降堅署為兩軍子留

之長安司繁卒國仁代之

下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不不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不不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不謀襲擊之義不不如待以上賓嚴兵衛之密表憤狀聽教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焄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不不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遣苻飛龍帥師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垂為三軍之帥師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

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與人擒耳垂留慕容農及指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尸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二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魯利烏桓人也惡奴句絕魯利呼其妻名烏桓

集覽

為虎傳翼傳讀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曰集覽為虎傳翼傳讀曰魯利魯利烏桓人也惡奴句絕魯利呼其妻名烏桓

郎貴人即猶稱郎君指慕容農也契丹
志云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郎君
此乃戲罵其妻

之辭非名也
質實 府一統志云列人城名在廣平
堤上梁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即此漢為縣屬廣

平國唐初竇建德據廣平郡又嘗置營於此處
書法 程斌書起兵何恙也書討何恙也垂則曷

羗則書討泓冲不書叛也是故起兵者皆書擊准
綱目之脩內外君臣之分而已矣

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
九年 太祖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

甲申

國僭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
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人在列人起兵矣

谷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
公暉閉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垂在

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
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群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

燕王立統府系制行事封德為范陽王指為太原
王翟斌為河南王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

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斬桑榆為兵裂
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部眾

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殺馬
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推農為驃騎大

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
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

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
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

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
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

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
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

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可
書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釋之不如待暮擊之

可

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符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
農笑曰越兵精士家不棄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
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
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眾隨
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
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劉改元服色朝儀皆如
舊章農引兵會垂遂立世子實為太子封拜王公
百餘人不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
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未
為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
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
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
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視如宗戚寵踰勲舊一旦因
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
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
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
之忠更為逆鬼耳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
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不歸

長安聖怒復

集覽

新興侯故燕主慕容皝也秦封
書切責之

漢桓帝延熹元年南七十里南鎮是也受分陝之任以
慕容不比比周公召公也懸首白旗周
武王以黃戲斬紂頭懸大白之旗
東漢之郡名治曲陽縣晉初因之
後魏置肆州隋復立新興郡尋廢
內析水為名心業訂州新興郡
改為忻州天寶初為定襄郡乾元初復為忻州唐初又
屬太原府元改為九原府尋復舊本朝以忻州金
縣省入改屬太原府石趙徙陽平郡治此後周置
魏屬陽平郡晉時石趙徙陽平郡治此後周置
州隋廢毛州以縣屬武陽郡唐屬魏州宋金俱屬
大名府元屬濮州本
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蕪城桓冲伐秦拔魏興上庸

三月以謝安為太保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秦遣苻融擊

泓敗死復四月啟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當分註是為後秦○謹按凡列曰凡諸國魏從其

本編或屢更功即從史家所稱而於建國之始即

為注云是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萇攻鄴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還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

權翼曰不用知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

爭將若泓何以使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

都督中外諸軍事部兵五萬以實衝為長史姚萇

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

准父蒲坂堅使實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

奔關東歆羸猛輕敵欲帥兵邀之姚萇諫曰鮮

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

遏也夫執麤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

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敵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

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

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萇豪五萬餘

書法

絕綱目矣泓冲書起兵何燕餘也與燕餘采

受命討羌種反與羌合非泓冲燕餘則書擊綱目之

也翟斌羌種則書討泓冲燕餘則書擊綱目之

權衡審矣哉長書獻司馬則叛秦也曷為不以

馬牧於此有以亮之非萇殺之萇懼遂奔

發明苻融敗於此有以亮之非萇殺之萇懼遂奔

綱目卷二十一 晉書 卷二十一 五

受聖知遇之厚非養之比堅使垂討翟斌而垂
反與斌合故書叛以正其罪若養則佐獻獻不
能用其諫輕敵敗死養方恐懼遣使謝罪堅乃
怒而殺之是驅之使亂也故書起兵以原其本
無叛意爾然堅驕溢失道自取敗滅故翟斌泓
冲輩皆以起兵書之又以為強大不務德黷武
事遠略者之鑒也

秦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燕

質實

一統志云高城漢之縣名屬渤海郡

高城為鹽山縣以縣有鹽山故名大業初以浮水縣

省入唐武德中於縣置東鹽州貞觀中州罷以縣

屬滄州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

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堅大怒召慕容
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
也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
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
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

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梁州刺史楊亮帥兵伐

蜀屯巴郡○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

質實曹陽漢之縣名屬高州魏晉因之唐析置安業

州五代漢改乾祐縣宋仍舊元廢之本朝於

廢縣北二十里始置鎮安縣改屬西安府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秦王堅擊後秦敗之

後秦王長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之後
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
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
而已後秦軍復振堅
歎曰天亦祐賊乎

燕諸將殺慕容泓立沖為皇太弟

考證

當去皇字○謹按古者立

嗣必子子必嫡禮也不幸君死無子而統不可絕
或子幼未足承統然後立弟亦禮之宜况古無皇太
弟之名其始見於西晉已非禮矣慕容垂因苻堅
之敗而復國慕容泓及弟沖亦皆起兵諸將殺泓立
沖為皇太弟焉有殺其兄而弟為太弟者乎當是時
沖能率眾聽命於垂共成燕業可也何必自立西燕
之號紛紜篡弒卒成於垂是以非禮之名未有能傳
世者矣綱目據事直書以垂後世燕非正統例故當
去皇
號云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薄不知沖且持法峻
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後秦
王長遣其子高為質於沖以請和

燕將軍慕容麟據常山中山慕容沖大破秦兵遂據

阿房城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秦
王堅聞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暉拒沖戰於
鄭西沖大破之
遂據阿房城

秋七月秦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葬康獻皇

后

燕殺下零翟斌

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

霍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
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
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
謂我忘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
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
為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不通謀事覺垂殺之

龜茲王帛純害急重賂僧胡以求救僧胡王引諸
國兵七十餘萬以救之呂光與戰大破之帛純出
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
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
附光立帛純弟 **集覽** 僧胡僧
零為龜茲王 西域國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

初燕王垂以鄴城循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術
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

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寇軍陰將
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柏以
飼馬垂曰符不必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
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漳
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
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集覽**
冠軍隆冠軍 將軍慕容隆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
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
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
兖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
城堡皆 來歸附

發明

人臣專女之事前已論之詳矣今此謝玄
伐秦則書遣與前此謝石等拒秦則書詔

者是時謝安為相命出朝廷是以書法如此使
晉之征伐皆能若是又安有跋扈制朝之事哉
意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慕容冲進
逼長安○冬十月朔日食○謝玄遣兵攻秦青州降
之

燕慕容與文殺劉庫仁

庫仁欲救苻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慕容
與白之子文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
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
奔燕庫仁弟頭眷代領部眾

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

秦長樂公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
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碭碭郭滿
據滑臺顏肱劉襲軍于河北襲克黎陽不懼乃遣
參軍焦逵致書於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遂
與參軍姜讓密告揚膺改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
當致身南歸且議丕若不從則逼縛與之於玄
遣晉陵太守懸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青司
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州諸軍事
集覽碭城名史炤曰碭口勞反碭五勞反然二
字俱在五爻韻又碭本作碭案大宋重修廣
韻注碭口交反碭五交反碭成名今濟州是出
音譜滑臺本春秋鄭之廩延邑後魏置東郡又改
滑**質實**一統志云碭碭晉之成名屬濟北郡宋因
州之後周於此置肥城縣隋屬濟州唐初屬
東秦州後屬兗州宋省入平陰縣金因之
元復置肥城縣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

後秦王苻萇攻新平

後秦王其間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進止皆曰
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養曰燕人
因其眾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
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
之耳乃留長子與守北地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
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
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莢至太守苟輔
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
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
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
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上山地道輔亦於內
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
輔詐降以誘莢莢將入城覺之而返

集覽

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

輔也田單以一城存齊戰國燕攻齊下齊七十餘
城齊君出奔田單走保即墨以距燕卒盡復齊地
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而返

燕王垂復園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書法

凡書救予義也此其書救何譏忘離也故
存不請師不書書救之且饋之粟且也者

其辭

發明

春秋善救未有不善之者况賙人困急則
其善尤不可加是故救鄭救許經所以予

伯主安夏之功而歸粟于蔡傳所以美諸侯周
亟之義今晉人救鄴饋之以粟綱目特筆書之
亦予之乎曰經有詞同而義異者亦有因褒以
見貶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要在觀其特

察其事考其旨意之所在則得之矣晉遷江表
僅足以延不泯之祀夫何秦人屢寇疆場陷梁
益陷襄陽陷魏興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顏方
大舉入寇必欲蕩平吳越而後已幸而天誘其
衷淮肥奏捷是晉君無國而有國晉臣無家而
有家也今符丕乃堅之子困於寇敵以計投我
特恨未能奮戈相待况從而援之乎夫救災恤
鄰自古有之然救災可也救警則不可也卹鄰
可也卹寇則不可也晉人不知大義輕助警賊
綱目書此若曰既遣將救虜又且饋之以粟且
之一詞所以示其不足於晉人之意也不然既
以救為善而又以饋粟為網窮之義則失綱目
之旨矣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走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